西堂文集

西堂雜組三集 卷四

長洲尤　侗悔菴撰

序二十四首

樊氏族譜序

族譜之作非止列名氏紀年代而已必有勸戒之意存焉葢聚一姓數傳之人富貴貧賤賢不肖雜然不齊而皆合之于譜是故其富可歆其貧亦可矜也其貴可尊其賤亦可憐也其賢可稱其不肖亦可懲也且使一族之中富者振其貧者貴者厲其賤者賢者化其不肖者不亦善乎蘇洵之族譜引曰親盡無服則塗人也吾所

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者勢無如何也幸其未至塗人使無至于忽忘焉可也嗚呼後之作譜者苟存此意則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吾吳有樊氏樊氏有呂甫先生者非今之人而古之君子也一旦出其所刻族譜示予而命之序予受而閱之溯其錫姓自樊侯仲山甫而以先賢遲爲烈祖通侯噲爲元宗下至若宏若曄若澤以吏治顯若湀若毅若猛以武功昭若英若準以節義著若儵若宗師以文學稱此皆名列史冊所當大書特書以爲子孫勸者雖春秋之義爲親者諱然以仲

山甫之德而樊皮不職降爲陽樊以彝陽侯之功而荒侯市人不能爲人道載在左史弗能改也子孫用是爲戒惟其勸之也章而戒之也隱斯得爲人後之道焉且吾見世之合族者矣其人甫獵一第即遍走四方求所謂同姓者而與敘長幼昆弟之誼其歡欣愛洽不啻一父之子而于本支同氣反視之如塗人焉抑何悖也聞樊氏之風其可少愧矣乎予觀樊氏族譜富貴貧賤賢不肖其人不一例得並書以備勸戒令其子孫繼起儒者稱詩說禮有舞雩之風武者執鞭屬韃有鴻門之烈美哉彬彬可方古世家矣且自南渡以來或在勾曲或

在姑蘇或在崇邑而必合其昭穆毋使失序其介在齊魯者寧闕以待攷焉使近者不疏而遠者不紊則猶蔚山之遺意也故觀樊氏之譜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雖然予因之有感焉仲尼之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然四科之外其姓字若明若沒其子孫寥落無傳者不知其幾也而子遲之後獨以蕃衍漢高祖功臣多矣過豐沛而問英彭滕灌之裔猶有存焉者乎即淮陰羞與噲伍其保世滋大未能與噲比也今樊伯既配享學宮樊侯亦千載廟食乃至兗有樊縣襄有樊城長安有樊鄉樊川皆以地著姓嗚呼其盛矣夫其亦有幸

不幸也夫

施長六稿序

吾友施古翊先生今之篤行博聞君子也負才不遇以明經老矣乙卯省試令子長六裒然首南闈人皆驚焉予乃過而賀之曰先生幸甚莊子所謂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也以吾子之屢躓場屋其望賢書邈若雲漢進而第一人不啻天神然今一旦弋而致之膝下有不蘄然而然者此固先生之篤行博聞自攜取之而特假手于長六以爲之券也且以長六之才宜其一朝而獲乃亦遲之遲之而始售者何與吾又聞諸莊子夙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此大鵬之所以逍遥而施子之所以一鳴驚人也小詘者大伸先進者後遠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施子居委巷之中空室蓬戶匡坐詠歌聲出金石閶捷之後徒步顧予絕無震矜之色蓋其失之也不戚戚其得之也不欣欣一信之于天焉甚矣先生父子之有合于莊子也古翊听然而笑曰有是哉吾子之爲是說也然則有同與予曰吾向者嘗操觚而從先生于壇坫之間今吾子珍之附長六而登也似亦有天幸焉然而瞠乎後矣

陸益孫稿序

昔予祖姑適學憲陸冲臺先生厥嗣大令明農府君予姑又配焉故予與處實爲再世中表兄弟小時同補邑弟子員長同學相愛也既處實有子益孫予字以次女昏姻孔云葢三世矣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予子珍與益孫同學又相愛今秋二子同舉于鄉里中又賀兩家羊酒咄咄稱盛事云而予不勝有感也往予與處實曁乃兄靈長湯子卿謀爲四子社接几聯牀樂數晨夕靈長早夭卿謀繼之處實幸掇一第中年暴殞獨予踽踽視息人間顧影頭白頹然老矣日月飄忽聚散不常追

憶少年之游豈可復得耶邇者庚戌之舉同里十子課文予與處實實司月旦每一藝成相與丹黄甲乙欣賞不休壬子彭子凝祉拔薦先登吳子律公中副車宋子性存吳子愼旃貢入太學乙卯益孫及珍舉于南愼旃舉于北爾遠亦試于廷此固葑溪盛事也獨恨處實已不及見之聞報之日予尚悵然不堪回首況在益孫能無風木之感哉雖然處實鬱鬱不得意賫志長往益孫流離孤露一旦角立傑出將奮發前人未竟之緒使死而有知當含笑于九京而又何慊焉經不云乎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益孫勉之矣若其

平日制藝揚之高華抑之沉實素見賞于諸大人先生
海内必有識之者故予存而不論

老易軒詩序

吾友宋旣庭先生爰自羈貫早飲香名一時有江東獨
秀之目旣登賢書爲名孝廉見者以爲金門玉堂顧盻
事耳然竟淪落不第家居二十餘年日與高材弟子商
歌洛誦傲傲如也人皆惜先生之不遇而復羨其著書
滿家常留詩卷于天地間或者謂造物忌才文章九命
大抵握奇負興者自取之是徒見湘潭長沙之放逐而
不知蘭臺天祿之顯榮亦徒見懷沙惜誓之幽愁而不

知上林長楊之炫麗也士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殆有天焉豈才之罪哉若云詩能窮人則柏梁建安之體開元長慶之制非詩乎而何窮之有由此觀之宋子前乎此者未可謂之不遇而宋子之遇則自今以始歲其有矣 天子雅意好文徵書日下宋子名登啓事待詔公車雖在遲暮之年嘗食少成之報人皆爲先生賀而予獨謂宋子深于老易者也蓋老之道以後爲先易之道以損爲益者也後其身而身先故大器晩成損而不已必益故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復之不遠故與時偕行成而不宰故功立事遂百姓皆曰我自

然朱子以老易名其詩也有旨哉夫詩者才人之一技
然其意思深長非無爲而作也若夫剛柔消長之理雌
雄黑白之說有進于是者吾與子涉大江濟黃河相與
盤礡乎舟中當揮麈而細論之

施愚山薄游草序

乙卯六月施愚山先生自宛陵至吳門予訝其作熱客
疑有干于東諸侯者乃先生攜一僧一童子徑往西山
遍探支硎天池靈巖鄧尉諸勝十宿始返坐予水哉亭
剖瓜看荷縱談丘壑冷然如對氷壺先生也憶己丑六
月先生初登第予亦廷對同出長安門驅馳赤日中解

鞍村店貰酒賦詩以爲笑樂又十年巳亥先生巳官憲
府視學山東而弓適有事至歷下相見獨樹軒中先生
出紫露酒飲弓爲述泰山孔林海市之奇吃吃不住口
絕不聞騶鈴聲由今思之先生爲進士時年尚少爲學
使方壯旣爲遊客則將老矣然弓覩先生當在山左無
異于長安及在吳門亦無異于山左也歲月飄忽風塵
澒洞平生故人零落殆半雲泥飛沉大抵不可復識求
其白頭如新不失本來面目如愚山先生者有幾人哉
先生與弓齊年嘗同和樂天吾年五十七詩頎弓抱甕
灌園越二十載先生偃息林下亦幾數年一旦被

詔命待試金馬門予茲六月驅車北征何先生與予遭際蹤跡之同厄于趦脣之甚也先生寓薄游草命予爲序反覆循覽感歎交集驪駒在門草草數言報之

沈次雪詩序

憶予壬辰在京師與沈子次雪同邸次爾時年少氣盛把酒賦詩相樂也沈子方對　大廷而予捧檄右北平去越數年襆被歸里爲汗漫游暫憩西湖之上則沈子已爲錢塘君自解寓公邀予汎舟六橋兩人者皆盛年失意酒酣以往弔古悼時慷慨不自得旋别去棲遯不相聞久之戊午予以應　詔入都復遇沈子沈子新授

嘉善令朱輪華轂馳出青門意氣豪上不減少年時乎亦以史事濫竽玉局自顧頹然殆將老矣回思撫塵之游恍如夢寐其能無感于懷耶獨念生平筆墨一〻行作吏都廢往乎右北平集不過百首邊關蕭瑟羽聲變徵爲多而沈子所至皆得山川名邑人物風雅雖簿書堆案嘯咏自如抑何快也今刻其集幾及千首寄乎爲序乎惟君家隱侯守東陽賦八咏時稱絕調今次雪門第官蹟多相類休文有子青箱而賢郎天寶詩才媲之此吳興佳話也乎又謂使休文爲東陽守而止豈不成名士乃以尚書僕射佐命梁朝雖創爲四聲吳老公正自

不解若次雪以長才遭盛世慮不及此他日政成報最

璽書內名功名固未可量予猶在金馬門望之復如昔年聚首之樂未可知也

鄭山公秦游草序

富沙鄭山公先生自秦中典試歸出秦游詩示予予既卒業因之有感焉今人稱帝都曰長安其實長安故城在咸陽也古所謂金馬門銅鳳闕天祿石渠韋杜二曲曲江霸橋青門皆在其地乃後人游燕詩多雜用之幾如新豐鷄犬不可復辨亦一噱也少時誦班張二賦每想西京之盛千百年來王氣殆盡祇如太白所云西風

殘照漢家宮闕耳然河山百二風景猶存而名人遺跡往往散見于荒煙蔓草之下使得短衣疋馬出關而西一覽終南太華之奇藍田渭水之勝其能發我壯心助我逸興當何如也秦游之詩莫著于少陵然少陵自集賢獻賦僅拜衛率鄜州陷賊間關荊棘始達行在旋放華陰流離隴右至今讀秦州同谷諸詩慨然悲之何其言之工遇之窮乎若先生以銓曹奉　命爲校文主司其後衛之盛供帳之適固已遠過前人而復以鎖院之餘驛館之次登臨憑弔吟咏間作鏗然而金石鳴飄然而風雲翔抑何美也今集中所載和杜者十得二三其

有古人不見我之思乎嗟乎世人一一行作吏肅歌鄰發長安道上惟有馬蹄特特耳即今山公啓事亦日對案牘不暇回思驪山西嶽之遊豈可復得此予所以感也予老矣將以先生之詩懸之四壁從而卧遊之

于鐵樵使越詩序

古使臣之詩莫盛于四牡皇皇者華其所述者不過載馳載驅爰諏爰度而已未嘗有山川登眺之思友朋宴會之語豈非勞于王事無暇及此乎迨其衰也北山之大夫悲其劬勞小明之君子畏此罪罟則一行役之間而世道之隆替人情之欣戚于斯判焉至于子建函京

之句仲宣灞岸之章士衡赴洛之吟康樂發都之作各具興致蔚爲體裁三唐以降什不勝書矣新城于鐵樵先生以南宮雅望奉　命兩浙爲校文主司歸而出使越詩一編示予予讀之喟然而歎渢渢乎盛世之音小雅之正也頤竊有怪者先生使車所駐在武林西湖固山川之最勝友朋所羣聚也昔田叔禾著西湖遊覽志所載古今詩文甚富以鐵樵詞人俛仰其中藉屐雙峰之上泛舟六橋之傍聽錢塘之早潮招孤山之夜鶴必有一觴一咏憺若忘歸者矣乃自撤棘還轅不踰匝月其登眺宴會見諸贈答者十僅二三豈西湖不足以留

先生先生無意于西湖耶則詩人所謂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者信矣吾嘗讀采薇之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言其春往而冬還也今先生之往已過楊柳之時其還未及雨雪之候豈若至于艽野載離寒暑者比哉雖然先生之行役不自此止也甫抵都門旋奉視學粵東之　命馬首又將南矣先生以文章報　國以賢才事　君越既有之粵亦宜然然十五國風越與粵皆不與焉先生以雅頌教之則四牡之後繼以泮水皇皇者華其爲菁菁者莪乎兩浙距京師三千里而遥粵東更倍焉典試往來半載爲期視學者三年

而後報政夫道愈遠思愈深時愈久才愈進浮山香浦之間吾知鐵樵之詩且什百于茲也貽我好音跂予望之

葉井叔悼亡詩序

戊午九月予在京師喪婦曹氏哭之過時而慟諸君子哀之並作挽詩以相弔也而葉子井叔之詩有夢回腸斷之句予讀之泫然別去三載復來都門示予悼亡集則知嫂夫人張亦于己未十一月逝矣葉子方歸在途以不及訣爲恨讀其行述詩文益泫然不止嗟乎人非形影何能合而不離乃離合之中各不一致富貴之家

享逸樂之奉養生送死而無憾也其或朝而鼓盆暮而鼓瑟粉白黛綠遞代下陳雖有傾城之慕虛室之悲日月其除忽已忘之矣豈若糟糠之偶艱苦共嘗垂老之別孤單永畢者哉元微之詩云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貧賤夫妻固可哀矣若老而無妻爲窮民之一死而不及見有終天之恨其可哀爲尤甚而吾兩人不幸皆遭之此予所以泫然不止既悼葉子重自悼也君不聞河上之歌乎所謂同病相憐者也伉儷之重情見乎辭感念亡妻如在初沒嗚呼人生夫婦之愛吾不知其纏綿固結何以至于此極也

香草亭詞序

往鄒子程村選倚聲詞恨未見予全稾乙巳春同客驊沙從篋衍搜得之激賞不置因與汎論詞體偶摘倚聲集中某人某調某句不叶某人某調某韻不叶程村益爽然自失命予序其詞話推辨及之將欲校正重鋟未果而程村已作古人家居吳門塡詞無一同調所與唱和者強半湖上雲間蘭陵柳州諸君子而陳子迦陵數數荊溪汎舟來每索新詞曼聲讀之輙起捋其鬚曰老子于此不凡迦陵听然亦自喜也歲月忽忽都成昨夢白首頹唐不復再問曉風殘月頃來長安又與迦陵同

館見其泚筆刺刺不休強餞屬和酒闌歌罷時一中之
而鄉里少年相與登壇鼓吹飛揚跋扈正不乏人如陳
子次山其一也蓋次山爲迦陵小阮而于程村則無忌
之酷似也若在吾門則冰出于水青出于藍矣今觀其
詞中浪淘沙云當年劉阮識何甥綺羅香云一門叔父
阿大爭推風雅風流于云人說微詞宋玉原本三閭若
是乎次山之詞惟此三人爲衣鉢者夫麗農詞博碩瑰
瑋固一時之雄烏絲詞離奇變化不可以一家名之若
百末詞則僅百花百草之末耳何足供童蒙之掇拾乎
而香草詞乃兼有之澧蘭沅芷宛然騷人之致焉次山

年方少掉鞅文場其餘伎已至此他日登峰正未可量老夫當放出一頭地卽髯之絕倫超羣亦將退三舍避之而惜乎程村之不及見也

月將堂近草序

歲在壬寅予薄游閩中卽聞王子爾玉名而未見其人今年辛酉王子官于鼎州郵書問訊并所爲月將堂近草而索予序因得讀故友許甫草舊序所述漳浦黃先生論詩甚詳其言閩人論詩與吳人異卽其門人陳大樽論詩亦不合從大樽之教者相率而求工于聲華格律之間其負其氣銷亡久矣予觀閩人之詩倡于林子羽

盛于鄭繼之彙集于曹能始然此三君者于聲華格律未嘗少貶也獨黃先生之詩幽思淵文自開戸牖其眞意迴出行墨之外然先生學問深長氣節凌厲固不當以詩人目之乃大樽繼起皦然之志與漳浦同歸是兩先生論詩不合而所合者大甚矣詩之不足以盡人也如以詩論苟無眞意則聲華傷于雕琢格律涉于叫囂其病擁腫若舍其聲華格律而一惟眞意是求則枵然山澤之癯而已兩者交失不猶豹養其內虎傷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乎今計子稱王子之詩曰寄托深厚而聲華不減指歸大正而格律森然則信乎詩人之極

則也景州當三輔之衝車馬驛騷疲于奔命民窮而失業盜賊竊發逋逃時有使君拮据而噢咻之日不暇給猶能以公餘形諸吟咏有蘇州道州之遺風焉則王子固閒之詩人而詩又豈足以盡王子哉

澹芬閣詩序

予交馬子又輝自辛卯始也維暮之春汎舟南湖同座爲彭燕又朱近修蔣亭彥徐斗錫諸子而又輝方有燕臺之役于是諸子即席賦詩送之而予爲之序迄今三十餘年思之忽忽如昨日事耳馬子既登賢書屢困公車而予一官襆被灌園終老盈盈一水邈若山河前年

巳未忽遇又輝于長安貽予讀西堂雜組詩十三首其
詞意沉鬱纏綿一唱三歎知故人不忘我若此而予愧
無以答匆匆別去客冬復至邸舍相接晨夕過從婆娑
酒鎗燭跋之間追話舊游惘然如夢因歎斯樂難常古
人信非虛語然同時諸子多化異物而吾兩人班荆道
故白首如新亦可破涕爲笑矣又輝需次選人爲大令
顧超然不屑篝燈兀兀猶着麻衣待至公抑何壯也乃
數奇不偶仍打眊矂而還臨岐握手若有不釋然者予
語之曰昔君家少游哀文淵慷慨多大志謂不如乘下
澤車騎款段馬鄉里稱善人足矣子即薄俗吏不爲何

不尋仲生樂志論而僕僕焉蹇驢席帽胡爲者且南湖無恙采蓴之棹尚可鼓乎子行矣僕亦將解紱而歸綠簑青笠相從于朝煙暮雨中子歌可夫吾當倚聲和之于是澹芳園詩刻成隨爲題其端若此

西林語錄序

佛法者天地間大清涼散也人生五濁嗜欲鬬進魔嬈糾纏如大火聚一旦入蕭寺聆梵音不啻冷水澆背陡頓驚覺何況長安道上車馬雜遝冠蓋紛拏芒芒然若蟻之逐羶蛾之赴焰也可不爲之大哀耶誠得調御丈夫震威一喝舉滿朝二十四考百官圖一齊放下認取

本來面目是亦中流一壺矣故知佛法不在深山須從
熱鬧場中着力乃今日浮屠着衣持鉢奔走貴人之門
甚者盲參瞎棒鼓惑大衆借如來之教行羅刹之術地
獄之設正爲此人又何文字之與有予所見爾壑禪師
辨才無礙修道在世出世間向于楓江法華結支許之
契竭來京師駐錫西林寺距城二十里許如予懶癖未
嘗一至焉近應益都相公之請說戒長椿與數晨夕出
所著語錄示予予披讀之時當三伏炎歊鬱蒸清風颯
至肌髮生爽又若亢旱雲漢藴隆法雨滿空草木暢舞
煩暑蕩滌得大三昧信師能于長安道上聚塵沙泥垢

而爲說法甘露之食解脫爲槳泠然贈我一服清凉散矣雖然達磨不立文字只恐執文滯相師若以正因接人當有妙心密諦超出言語筌蹄之上者羚羊挂角何處捫摹乎以門外漢贅爲饒舌不幾騎馬覓馬哉因與師坐次偶拈取扇子問云扇在這裏風却從何處來師亦不答微笑而已

孫雲韶詩序

孫子雲韶于壬戌榜成進士一時書名動長安進呈之卷　天子歎賞遂膺庶常之選于是公卿士大夫持赤蹏屑踰檗者戸限幾穿雖然孫子豈僅以書名哉孫子

之文能已見于天下其作爲詩篇鍜意鍊字深得古人
之法顧長安中未有稱孫子之詩者豈以書掩與予觀
書家自鍾王以下代不乏人然以詩名者葢鮮卽逸少
蘭亭帖其詩不傳而子敬乃至閣筆若唐詩以李杜爲
宗考其書法曾不及顏柳百一豈非藝之至者不兩能
與以予論之詩與書其致一也右軍之森嚴有法工部
之沉鬱頓挫也大令之散朗多姿供奉之清新俊逸也
虞褚之金生玉潤沈宋之冠冕臺閣也芝旭之驚沙舞
劒仝賀之牛鬼蛇神也使有人焉運其八體之工變爲
四聲之妙豈不合之雙美哉惟是書雖一藝古人必專

致爲之如元常晝被過表伯英臨池盡墨率更下馬臥碑懷素堆筆成冢其于吟咏之事非惟不能固不暇猶之長吉嘔出心肝襄陽眉毛皆落裴祐袖手至穿王維走入醋甕豈復能行行如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乎故世稱兼人之才大約博而不精者也孫子匠心獨妙伸筆而儼爲之緣其天姿既高學力更到故所詣並絕若此昔雲間張汝弼以書名而其自評謂書不如詩詩不如文李西涯以爲英雄欺人耳若孫子之詩風氣日上將爲翰苑擅場誠不止臣書第一而已也

吾鄉有高士金孝章先生者葢耿介澹泊君子人也當勝國時先生嘗爲諸生有聲文場屢試不遇一旦筮易得蠱之上九遂棄舉子業治隱士之服人或疑其矯激亡何而明社屋矣于是歎先生之見幾爲不可及也鼎革之交競言高尚久而饑寒驅迫改柯易葉者比比而有獨先生杜門不出以沉冥終其身然亦不入深山絕壑棲託市廛中所居春草閑房老屋蕭然焚香讀書歌聲若出金石作爲詩文有栗里輞川之風尤善眞草法書閒畫墨梅及枯松怪石以自娛而已其相與往來多江湖散人俗客罕闚其廬然四方士大夫慕其名往往

挾縑刺到門下逮方外里人乞書画者奔走不絕先生笑而應之無倦色以故人樂親之與古之石隱鑿坯踰垣者異矣弓嘗備官史局纂及有明隱逸傳論次吳中先哲以爲王賓韓奕之流隱而僻者也王穉登趙宧光之流隱而通者也僻雖善于通然皆偏也求其淸而不畸和而不淄得隱之正者惟沈周近之先生殆庶幾焉石田詩画已爲傳人先生抑亦可以爲次矣今令子刻先生遺集問序于弓弓素辱先生忘年交故并爲敘述生平如此知先生不獨以詩重也猶記先生題弓像贊有云有涯者生無窮者名生雖浮而可戀名雖虛而

必珍每三役其言以爲藥石先生往矣山陽思舊寧能無感于心乎

周都督年譜序

蘇子美讀史記至沛公觀秦始皇東游張良擊博浪沙不中輒浮一大白杜祁公曰有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然予謂不如讀項羽本紀至鉅鹿之戰楚軍呼聲動天無不一以當十諸侯皆從壁上觀更快人意及作曹參周勃世家樊酈滕灌列傳其敘百戰之功簡核有法可與諸侯功臣年表同日而論焉我朝以武威勘定天下凡滿洲將士皆豐沛南陽之亞也而緑旗漢軍亦

有熊羆之佐虓虎之臣奮力戎行策勳疆場者如滁陽季珍周公以武進士起家守備粵東歷任虔贑諸鎮値寇氛荐急公率師撲剿其救寧都會昌興國之圍恢復石城萬安龍泉等城至長岡洞油石嶂胡城石呇均村信豐水西壩黃土關鷓鴣寨老虎嵩累戰功皆第一旣調湖南復有永興之捷露布屢騰聖書褒勞遂總三晉之兵特遷漢中鎭鑰重地叄巍然驃騎大將軍之列矣然溯其結髮披堅執銳驅馳汗馬間者皆從拍張距躍而得之豈僅輕裘緩帶雅歌投壺者比哉今閱其年譜所載攻城掠地斬將搴旗之狀歷歷如在目前追黃

瘖之吮血數貂裘之箭痕其功甚壯其力亦甚勞矣封侯之賞麟閣之圖固可翹足而待于備史官雖未及著之靑簡然于燕山風雪中讀之亦一下酒物也公仲子次叔方爲禾中別駕謁予而求序公鷹揚虎視計其人必魁梧奇偉恨予未獲見之乃觀次叔風流爾雅退然若不勝衣將門之子復有文人予益心異之矣

送聖予上人游燕序

古之好游者莫如瞿曇氏達磨西域之人也而至震旦不知其幾萬里也玄奘東土之人也而適天竺不知其幾萬里也之二人者其猶鵬乎莊子曰鵬之徙于南溟

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揺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
也蜩與鷽鳩笑之曰我决起而飛槍榆枋奚以之九萬
里而南爲此小大之辨也吾吳距京師三千里而遥未
若東土西域相去之遠也然躄躠之子有終其身不得
至者今興福聖可上人曷爲乎一旦蹶然而往其有逍
遥遊之思乎然吾聞佛者之言能以芥子納須彌又以
方丈室置三萬二千師子座則其視京師三千里猶跬
步也上人苟守其常雖九年面壁可矣若學佛者之變
化不難乘雲氣御飛龍放乎四海之外而何有于北遊
之瑣瑣者乎乃拘于墟者猶然笑之曰彼且奚適也噫

嘻此亦瞿曇氏之蝴蝶鳩也

送蔣公桓游西寧序

蘭陰蔣子公桓慷慨磊落人也遨遊四方結交賢士大夫甚盛頃來長安謁予而問字予文人耳何足爲蔣子重乃蔣子若深有慕于予者居亡何蔣子有西寧之役過而辭焉且曰先生何以贈我予語之曰僕何以贈子哉子昔嘗從佟公于東粵治兵羊城此伏波所以定番禺也又從楊公于西川上瞿塘入夔府此武侯所以闢蠶叢也今子之行也從李公于湟中摩旗合黎之山飲馬渥洼之水則嫖姚之戰臯蘭充國之屯金城胥在是

焉三公皆當世偉人而吾子以一書生岸幘其間磨盾草檄倚馬書露布其意氣奮發可謂壯哉昔人云長鎗大劒安用毛錐若僕之含毫吐墨浮沉館閣者何足以重子意者有慕于文人之文乎因取贈言之義倚歌送之曰送征人兮徃西羌祁連高揭兮青海湯湯天雞振翼兮野馬騰韁結髮從軍兮弔戰場觧逢掖兮袴褶韈裝援弧矢兮射欃槍駕犏牛兮牽㹉羊烽煙息兮廬帳相望和門合宴兮笳鼓行觴朔風蕭蕭兮月蒼蒼爲君起舞兮唱伊涼

送登封令張君序有詩

禽慶辭家方遊五嶽威宣汎海未到三山丹巖翠壑原
無臥治之場華轂朱輪亦非濟勝之具安有坐鶴嶺而
升堂鳴騶鈴而入谷者哉厮如張子吾黨名流雅擅四
達之才宜典九逵之任今茲筮仕乃得登封人云一割
焉用牛刀吾謂單車聊舒驥足況此三河明府可爲二
室主人羅唆極于庭前韓談觴于杜下參軍拄笏對搗
帛之仙姬單父鳴琴招吹笙之王子許由復起自當洗
耳而來王詡如存必且抱書以見誠稱福地用賚神君
思杖策以難從敢班荆而持贈
遥望嵩丘起紫霞使君此去問丹砂仙人館內看飛舄

玉女臺前報放衙客到定應壽柏樹鶴歸還解採三花他年漢室求封禪早覓金泥獻 翠華

賀于吏部四世榮封一品序

原夫周室文孫肇生邗叔漢京世族爰始于公西平嗣起有高門駟馬之祥累葉代興兼領軍尚書之貴歌乎梁之什謹號元勳賭買山之錢頓稱國老歷祀累書其事今時復見其人乃有山左名家海東甲第城臨不夜天開通德之門石刻之罘人說高陽之里于是桐江先生出焉官居司績方佐三銓功紀太常已階一品且以九儀之命推及四代之封玉軸鸞書頒來天上金章魚

袋錫在土中舉朝艷其非常通國驚爲希有溯厥元本良非偶然蓋自先曾處士藍縷開基大父明經青箱創業加以建倉立學誼感枌榆排難解紛風興桑梓式廓蓬蒿之緒遂成閥閱之家始也一門之內軾轍連登既而一榜之中談遷並舉崔林聚笏方此非多張巷鳴珂于焉再見惟是六息府君抱三都之才棲百里之地雖桐鄉遺愛久尸祝于西江然渤海賢名終沉淪于東國光遠而他有耀澤深而後無涯我儀圖之公其有矣維公起家司理奏績祥刑初臨南詔聲聞鳴鳳之山繼治西岐頌載寶雞之石重煩牛割一變烏傷蚪則蛾賊磐

牙狐妖嘯聚金葦洞府忽成伏莽之場錦繡川湖盡作負蝸之窟貔虎爭驅于戲下舳艫轉運于行間公以白面書生黑頭縣令磨盾草檄叱咤而定機謀策馬乘墉涕泣而陳禍福先聲所指暴客投戈大義相加兇徒解甲折衝樽俎三軍之刃斗無驚復業田廬萬戶之耰耡有喜功斯大矣賞莫懋焉

天子乃開石室銘景鐘序其二等之勛予以三公之秩而且援文侯之命追孝前人職君牙之篇無忝祖考彤弓秬鬯上祝公侯褕翟衡笄并施婦女可謂人臣奉職善則歸親

聖主旌功恩能逮下者矣及公三年報政特駕鋒車六
計辨官高懸金鏡粱冠山佩肩樂五部之班赤管儕糜
迴出諸曹之右豈非贊賓門之穆穆超題柱之堂堂者
乎夫朱輪華轂宰邑之至榮紫誥黃封服官之恒寵安
有朝請之銜遽遷光祿夕郎之拜更從大夫遂使壼闈
三老比唐室之儀同魯國諸生等漢朝之僕射雖曰南
宮進士郎如東閣公孤是知生有自來其量十世死而
不朽以光九京猗與休哉允也盛矣令公衣錦歸鄉焚
黃告廟牲牷黍稷皆升　帝閣之馨香鐘鼓旂常並沐
天家之膏澤人言積善之慶在昔有餘我謂邁種之

祥于茲長發敬仲之昌五世嬀乃承姜太丘之德三傳卿寧憪長翁如蔡廓宜有興宗孫似王融自然及祖僕忝通家之契有同寮采之交欣覩奇逢樂成佳話此時休假爭觀萬石之風他日即眞更上三台之頌

十五松贈言序

大夫之爵封在泰山處士之名傳于鄭谷經稱拒格詩曰徂來嘗删塵尾之奇希見龍髯之異然而斯立聽前惟哦二樹少陵宅畔但咏四株三徑之種僅存五粒之形猶小爰盤根于百仞亦聳幹于千霜昔覩慈仁令題嘉蔭維虞山之陸氏有淸河之戈公南國詞人西園才

子容止則當年楊柳文章則初日芙蓉爾乃世擅烏衣家傳綠野買名花而放坳移修竹以成林獨茂喬松挺生樊圃三槐八桂未擬婆娑五柞雙桐寧方蔥鬱蓋以十八公之號而兼十五國之風百尺之氣佳哉一丘之神王矣惟是平泉亂後片石難留沁水移時高臺或改而君永懷先業亟問某丘撫碎壢之池館遍地長楸瞻諸葛之祠堂參天老柏歲寒無恙時彈風下之琴偃蓋依然每嘆雲間之鶴故人把酒且以流連上客停車于焉俛仰對李膺之烈烈等和嶠之森森皆稱元亮之詩並贈惠連之贊僕雖異縣子實同岑望嘉樹以相思歌

陽春而寡和書無黃石張子房安得從游室有清風陶
弘景庶幾同夢

吳薗次林蕙堂文序

延陵季子華胄無雙商山老人嘉名有兩產瓊花之苑
生擅仙才登太子之樓熟精選理竹西鼓吹時出行間
瓜步煙雲都來字裏鳳閣製舍人之樣騎曹傳司馬之
書迨典郡于菰城每浮家于罨畫篛村酒熟當闘峴首
之遊顧渚茶香共看前溪之舞旣而一官襆被四壁圖
書多流寓于他邦暫言旋于故里康山隱處重攜藜杖
髙齋邗水歸來相過酒旗歌扇琴樽無恙宴樂新知花

柳猶存咏懷古跡彈廣陵之散不減嵇康發蕪城之歌無慚鮑照班揚降體偶成四六之辭義獻隨心還寫七三之格于是昌黎毛穎磨曇晨鈔子厚梓人俯青夜刻藉雲亭之好事賞栗里之奇文對此情移讀之首肯誰無幼婦爭憐集翠之工雖有壯夫豈薄雕蟲之技卿當獨步已傳誦于南人僕亦效顰應貽嗤于西子

藝圃詩序

天水先生之宅東萊夫子之家哀時庾信轉徙江南避地梁鴻揭來吳下偶營樊圃遂老菟裘十年羇旅衣冠已葬青山五畝棲遲寬鬼還遊綠野李相之平泉無恙

魏公之遺笏猶存爰有佳兒于茲別業堂前燕到巷號烏衣陌上花開園名金谷三年笛裏長思中散琴書九日樽前重對河陽賓客時維七月節居初秋樹扇新涼蟬嘶殘暑西園公子追飛葢于芙蓉南國才人抽吟簪于玳瑁梁園雨雪簡授相如輞水波瀾酒寬裴廸衆推吳質獨贈姜詩解䄂襪以揮毫倒酴醾而散墨謝傅圍棊之墅蠟屐流連庾公坐嘯之樓胡牀偃仰樊川韋曲留題鄭谷之詩洛下蕭齋飛灑子雲之字十行俱下八詠仍多旣七字之擅場兼五言之奪席載觀長物重續短歌隱囊紗帽並可分題燈盞香爐皆能越韻玉臺新

咏不遺脂粉之箱竹榻清談間及袈裟之具譬春蠶之作繭見物斯成似秋雁之銜蘆應聲即至筆無加點爾銜鸚鵡之篇口不停吟何涓瀟湘之什鍾期知我五夜揮絃謝眺驚人四筵閣筆洵稱佳話足愜幽期醉習家之池館倒載山公游何氏之山林坐題杜老宜傳幺拍同歌蓮葉之舟尚少雙鬟遍畫旗亭之壁君方莞爾僕亦欣然嘉其敏捷固當酬以三緘玩此風華更請藏之什襲

陳大山和香匳詩序

銅官山下罨画溪邊鸞籠每出書生石洞時來玉女鴻

儒鶩坐向說髯蘇驥子空羣令稱小阮纔度騎羊之歲便騰吐鳳之才枚叔游梁古詩繼作陳生入洛文賦先成方研練于京都尚羈棲于館舍曹植西園之暇愛咏情詩江淹南浦而還間摹雜體偶檢香奩之什因題彤管之編演似連珠疊成合組瑤笙寶瑟字裏聞歌繡戶珠簾行間見画洵玉臺之後勁亦蘭畹之前驅在昔正則廉貞猶懷香草廣平鐵石却寫梅花語雖涉于纏綿意實深于寄託不緣神女誰傳宋玉之微詞未覩楊妃豈播青蓮之絕調長卿美人之賦原類子虛中郎幼婦之辭祗名虀臼是知三千佳麗未免有情十五輕盈非

云無禮矣子誠奇士獨秀錦心僕本恨人重留綺語平

山樵客故當喜爲倡予曲子相公并無悔其罪我

長洲尤　侗悔菴譔

壽序三首

曹顧菴六十壽序

嘉善曹顧菴先生當今之偉人也自其承大宗伯峩雪先生家學復以高第繼入玉堂海內翕然有談遷彪固之目一門子弟翩翩代興人皆以東山望公而公方拂衣林下于今丙辰七月舉六十之觴計長安卿大夫以至四方貴游門下士冠蓋輻湊無不獻祝嘏之詞爲公壽者乃令子掌公達夫特函幣致書索予一言于江湖

故人何足爲公重豈以予少公一歲東笠之交垂四十年生平老友相知最深壬子秋闈掌公與舍弟何南北同舉乙卯兒子珍又附小阮彝士之後兩家世譜祝公莫予若也然以公之通德顯名天下莫不知無俟予言予之知公獨有文章耶公博聞閎覽下筆袞袞數千言不休其制舉義巳懸國門不服論所著南溪文略鼓吹六經酒漿諸子沐浴潤澤于八家之中而尤工于詩揚之高華而不餔歷下之糟粕之幽細而不漏竟陵之泥庶幾乎登開元之堂入大曆之室間以餘伎綴爲小詞第其品格在眉山渭南之間則予前序詳哉言之矣爰

自江南迄于河朔戶牖牆壁傳寫殆徧蓋公之以文章名世若此而吾以爲公之所遇實爲之公以名家貴公子升爲文學侍從之臣倮直內庭扈蹕南苑　世祖章皇帝顧問優渥奬藉備至不異王珪蘇易簡當年故摛藻摛詞儼然臺閣氣象及以細故獲譴坎壈風霜僅而後免故發爲悲歌慷慨有夔州海外之風既而罷官遠游入貝魏走吹臺由陜洛達汾晉出太行井陘以屆于幽薊復循歷下取道梁宋客汝漢間臨赤壁汎潯陽上黃鶴樓登高望遠決眥盪胸于是詩文益變而縱横排界崖脫劉灕若龍門之浮江湘康樂之鑿石門也今且

懸車鍵戶爲山中宰相賦陶令之歸來效仲子之樂志其高情逸致將日化于冲虛淡漠南華道德之言吾知公之文章與年俱進豈有量哉至于時之常變遇之通塞流行坎止一任之于天而不以嬰我懷焉故公之時遇有不齊而文章常不朽予不敏謬以筆墨與公結牙期之契故質言之若此公性強記凡諸縉紳下迨一命冗散之員一見輒能默識人祖父世家爵里氏號遂人邂逅數年後必識其面呼其姓名所過州邑皆能指畫形勢識其所隸鄉鎮田宅纖悉不遺善飲啖各盡斗許健步履勞不乘暑不蓋從一童子行于里中見者不知

爲鄉先生也數者皆公細事而予少所習見故縷述之

且卜公長生之徵焉若夫閥閱之隆科第之盛祿糈之

厚子姓之蕃受爵于　先朝　賜環于今日　大誥之

封一命再命而未艾眉壽之享萬有千歲而無害者皆

世俗所以祝公也予弗敢贅矣

陳伯熊六十壽序

安昌陳子伯騶流寓吳門予與數晨夕久矣聞有哲兄

伯熊先生恨未之識也今秋伯騶郵其二十四圖詞來

乞里言俾予之觴予披而讀之則伯熊在焉呼之或

出矣蓋先生少孤奉母泰太君風霜苦節垂三十年母

教其子兄勉其弟胥令日月交相愛也故其人惻怛忠
厚有曾參孝巳之行生遭喪亂草堂兵火避地陶峰之
麓濱海調遷室家星散瞻烏誰屋慨其歎矣故其人支
離漂泊有子山少陵之思先生掉鞅名場落落不偶中
年挈妻子卜居溪滄躬耕阮郎山下時或浪跡武夷枕
雲窩潄亭水頽然自放也故其人孤清淡遠有鹿門棐
里之風旣而度仙霞嶺走長安道從燕市擊筑者游出
榆關經醫巫閭鎮塞垣千里風沙極目覽桃花鳥釣魚
灘諸勝遠游之賦與懷古俱深故其人飛揚浩蕩有左
徒太史之奇今也周游晚歸風雨相半氾桃葉之渡登

雨花之臺尋東山故址莬裘老焉葢不獨先生高士乃
謝夫人亦賢媛也簪蒿杖藜從閩南來曰能如是乎與
子偕隱林下之風足占謝公墩矣然吾見先生二十四
圖每飯不忘者先人之廬墓潸泣而道者太夫人之節
也不意烽煙驟起旗鼓交爭天風海濤不可復問矣先
生試上牛首望郎官諸峰白雲孤飛親舍在下得無遊
子悲故鄉乎毋庸也使先生此時懷土不去竄身荊棘
乞命虎狼于公何有哉即使用先生之才長楊獻賦待
詔金馬門不過與輦上貴人等耳又使先生奮其豪氣
縛袴褶仗劍從軍亦不過磨盾草檄作孫郎帳下兒何

如高臥東山對孺人攜稚子含飴弄孫擁書而吟聲出金石雖南面百城不易此樂也他日者　王師南下客舍東歸兄沮弟溺我負子戴庶幾追香山之老比洛社之耆則二十五圖猶可續焉伯鵩其以吾言告先生并為我貰石城之酒而醉之

公賀慕大中丞壽序

古之大臣受分陝之任為天子保釐一方甚重職也然或當閒暇之時擁膏腴之地苴茅分虎持節開牙雅歌幕府之中清嘯戍樓之上斯固人生之榮遇雖中材小賢亦足勝任而愉快矣若夫地介殷繁時遭擾攘以一

人之身上應　朝廷之緩急下繫疆埸之安危非具大
過之才惡能建非常之功乎則我大中丞蔡公當之矣
今　國家宅神京以臨區夏指臂之勢首重江南江南
七郡富庶繁華甲天下自一命而上居官者以為樂土
況開府之尊隱若一國比于晉楚豈不壯哉然而三吳
賦役日累月加民疲于奔命伐毛洗髓而莫之恤也其
風俗喜驕奢習夸詐一旦有事文網密而犯法者衆文
令者弗戢武競者多殘絲亂難治自昔然矣　天子以
為憂故于藩臣中特簡我公以撫茲土也蓋公司右藩
者七年美意良法布濩民間而又于入覲之日條奏便

宜深動　當宁之嘉歎及其專制節度一一見之施設如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御也此于勢似易而不知公之時有處其極難者自三蘖跳梁秦楚閩粵赤白如雨司農仰屋恐儲胥之不給引領南望而公飛芻輓粟輦車驪駕前後不絕是以士飽馬騰得奏敵愾之功比者　王師南下需艨艟以濟　天子命公董其役取材既巨鳩工維艱而公親冒寒暑指麾斧斤不費公帑咄嗟措辦樓船四十兩月告成將來銜刀渡江以剪滅鯨鯢餘息者此又公之功也予嘗論之唐興元中關中乏糧韓滉在江東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諸道遂

爭入貢以成奉天之師朱孝宗將大軍十萬攻取郡縣累月不解用王之望在蜀儲衍素備運金穀鉅萬計而人不知夫江東與蜀不過一隅耳而中原轉戰賴其饋餉以克成師公在江南何以異是晉武帝伐吳王濬在益州作九船連舫以木爲城起樓艣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舟檝之盛自古無比陶侃在荊州造船竹頭木屑皆令籍而掌之及桓溫伐蜀遂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夫益州之船用以伐吳荊州之竹資以伐蜀事搬于此而功成于彼有如濬之經營廣大侃之綜理微密公兼之矣公撫江南爲　國施仁爲民祈福善政彰彰

吏僕難數而予獨舉其大者其勤勞在　朝廷而謀猷
在疆埸若此以見公之一人不惟爲江南福星而天下
之所仰望以爲長城者也昔周之盛也起于西而成于
南故周公主陝以東而風曰周南召公主陝以西而風
曰召南洎乎中興則有召虎江漢之師方叔蠻荆之伐
仲山甫東方之役南仲皇父淮浦之戎至于王命申伯
一曰南國是式再曰南土是保而其首章曰崧高維嶽
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不第美其功德而并原
其所自生以顯天誕之奇由是觀之江南爲四方之權
衡而公爲江南之屏翰非一朝一夕之圖實億萬斯年

之計也百爾君子願陳吉甫肆好之風以爲公祝焉

帳詞二首

紀太守生日帳詞

季札名鄉春申舊履夫椒之山萬重罨畫之溪千色峰巒逶迤宜有九龍臺閣崚嶒豈無五馬使君獨立厥惟紀侯世系出于春秋家門高于豐沛文章馬枊素擅無雙政事堂皇時推第一蔚然孝秀卓爾廉能既分虎于西川遂揚鑣于南詔朱幡皁蓋遠上鬱姑之臺玉節金貂重駐洱西之驛 天子倚爲方岳邦人望若歲星何幸吳儂得逢召父張堪初至有麥兩岐廉叔方來無衣

五袴韋蘇州之雅望燕寢凝香麗漢陽之清風門屏置
水甘棠膏黍未足方仁玉壺朱絃安能比德維五百里
之服有二千石之良聽輿頌于國中佇璽書于天上
豈惟江山花柳並荷春生亦且里巷蓬蒿分沾河潤矣
恭逢獻節正及揆辰迎喜氣于桃人沸歡聲于竹馬蘭
陵美酒用佐樽罍陽羨清茶兼資嘯咏祝萬年之君子
願賦風詩舞五方之老人先陳致語云爾

俆先民雙壽帳詞

竹西鼓吹之區瓜步煙花之地山連五嶺海貫三川歲
星出于東方秋月輝于南極鶴生圖老蔚起儒宗文藉

先生能讀九丘八索博物君子如游三島十洲更精四始之傳爰達五倫之際周官典行允推孝弟之科漢詔明經獨冠賢良之選門題通德賦擬思玄舉鴻案以相莊指鹿門而偕隱山中宰相高標十賚之辭林下夫人妙得九還之秘施于令子代有文人行在孝經乃竭哺烏之養業專詩傳已歌鳴鹿之章當朱衣點額之時值白髮齊眉之喜仙家甲子蟠桃正及千年初度庚寅剎東又逢八月金風玉露愛孝子之日長珠闕瓊樓賀老人之星見有章有慶他年定拜 皇封如升如恒此日頁稱天保敢陳致語恭侑上尊

引四首

施法師壽引

蓋聞函谷五千言爰尊道德幔亭八百歲永視春秋赤松黃石服冰玉以延齡紫館丹丘奉金瑲而度世雖山中無曆日但守庚申而海上有仙籌亦書甲子恭惟鐵竹法師降自清都來游茂苑銀泥五采已兆眞符金骨三華宜登道籙從焉明生而得度遇徐洪客以先傳受奧訣于西方錫靈章于北極遂圖豁落乃佩流鈴發八素之瓊函襲五眞之藻笈經始堯峯之麓落成銅嶺之巔三茅頂上貝闕崚嶒百丈泉邊芝房窈窕迓紫蓋之

來往覩紅雲之有無方開赤石之庭旋啓玄都之觀肇興寶殿廣設瑶壇靑詞奏而閶闔霽顔丹簡行而幽冥變色鞭笞六甲呵叱三彭把鉞則虎嘯龍吟唱呪則鸞飛鶴舞劉根縛鬼未足云奇許遜誅妖何能喻妙兼之反風下雨助田祖以驅蝗築土疏渠倣地官之發粟恒施恩于鄉里實造福于邦家是以眞人入告光復靈宮

天子旁求弘宣法號縉紳冠帶並爾翹依山海舟車于焉輻輳而吾師燕居一室默守三關嬰兒姹女獨傳不老之方金母木公盡賜長生之冊三千之功已滿六十之壽始臻尚覊白羽之升長駐赤鬚之算某等久遊

壺嶠合介岡陵綺蔥琅菜既未名珍瑤篆瓊文亦難咏德惟念彌羅傑閣九仞猶虧及觀大醮齋場十旬未竣願獻金錢之供共完土木之工陳幣帛以薦蒼穹裹餱糧而修黃籙皆資有益即祝無疆庶幾九流雲集同歸靈寶之千章百物星羅遠勝華陽之十賚丹青著美金碧生輝

吳菌次六十徵詩引

恭惟某官延陵公子隋苑文人才堪領袖江山致足鼓吹風雅筆牀硯匣擅琉璃翡翠之奇畫架書裝兼玳瑁珊瑚之麗五花判事鳳集綸臺六步司戎鷹揚武庫朱

幡阜蕃出爲千里之師碧浪蒼雲遂作五湖之長官如水薄惟烹顧渚之茶客比山多共醉箬溪之酒梅村贈詩官如殘夢短客似亂山多祈雨則田疇歲有淘河而子弟書升既除害馬之徒并化帶牛之族衿襦方賴襆被遂歸將招隱于康山暫寓公于吳市蒿簪藜杖究鴻案之齊紒瑜珥瑶環喜烏衣之繞膝軒開看奕不見長安勅許塡詞時聞子夜眼分青白寄傲睨于千秋手執丹黃定權衡于百代公方選宋金元詩此其大略足槩平生更有高風能空今古解黨人之難不讓孔褒陸鸞上書告密將與大獄公密爲營救得免酒怨女之羞獨憐蔡琰姚永言給諫女沒爲官婢公揮金贖之報趙宣于地下有

郈成分宅之仁（趙友沂沒撫其孤以子妻之）交周勃于羈因同晏子脫驂之誼（周櫟園侍郎被逮公日入獄中周旋饘橐）虞卿捐印橐少黃金陶令休官門惟綠柳商歌洛誦信乎窮者益工趙瑟秦聲不知老之將至當六十歲之燕喜豈二千石之龍鍾人在七賢六逸之間夢游三島十洲之外采芝以贈如逢四皓衣冠（公名字）載酒而來應塞三吳車馬箕疇五福遂成才子之名天保九如宜祝詩人之壽

黃太翁七十徵詩引

恭惟某公隴西氏望江夏名宗仇池鍾秀挺生千頃之才石鼓呈奇繼起無雙之譽明經則總九經之庫博學

斯兼四學之科洵鴻漸之可儀猶龍潛而勿用鄭玄數授人題通德之門劉翼清修官表孝慈之里贈儀綠而化導於式干鄉指囷粟以周饑讙呼萬口家惟積善慶及其裘教以義方美哉堂構用啓我泰升年臺文富雕龍爵高鳴鶴學而入政五章績著于旂常善則歸親三命榮施于綸綍方馳四牡遂奉板輿適當杖國之年偕老齊眉之侶錦帆日暖扶靈壽以相羊香水花明列長筵而式燕子孫戲綵賦天保九如之詩賓客稱觴獻既醉五福之論有章有慶僉曰萬年載賡載歌請成百首

徐太夫人六十徵詩引

葢聞天開南極驪寶婺以凝輝雲起西池降瑤崑而錫慶是以玉鳩刻杖曾遺士女之師金燕迎筐咸頌侍中之母值七明之駐曆欣四節之傳觴特介雅歌用申嵩祝恭惟太夫人赤烏六族首著名家紫禁三臺歷垂高閥承翰林之門地繼司馬之流風柳絮成詩秀思傳于無奕絳紗開講博學授自宣文故能出懋蘋蘩入諧琴瑟鹿車親挽與東海之閒閟鴻案相莊贊南州之冠冕朱家慷慨黽勉爲多文舉雄豪箴規時有袁公世德偕馬季媛而益彰鮑氏家聲藉桓少君而彌顯乃猶嵩簪持戶鉋葉司饔平陽春日躬挑帝女之桑鄴水秋風自

濯絲人之錦牽蘿補屋十指忘勞晝荻裁書一身并瘁
漂揺風雨增恤緯之艱難黯淡燈窻助和丸之辛苦每
斷機而教子時截髮以留賓遂挺象賢適符名世才華
競爽不數驥子龍文科第相輝爭羨金昆玉友五雲臚
唱並占鰲頭六月摶扶合成鼎足直花磚而視草坐璧
沼以傳經漢苑唐宮同秉金蓮之燭燕京泰府俱收玉
筍之班臺閣淵雲羣頌大人詞賦禁庭頗牧豫贍元老
絲綸名自　皇宣寶由姆教兼之烏衣環珥覩玉樹之
文孫白馬盤陀得金閨之快壻鸞章翠軸喜錫掌中象
服雕輿疑來天上一時侈其盛事四海傳爲美談而太

夫人方燕息家園勤修世業晨鐘暮鼓齋心選佛之場夏水冬湯施惠鳴珂之里大家禮法悉稟儀型小戶飢寒恒資膏澤貴而能儉有周南絺綌之風壽乃益恭示內則衿鞶之訓遂使夫人林下譽滿吳都豈止賢母東征名標漢史茲值丁辰初度正逢甲子方周玄髮未凋丹砂不老長安日近遙聞青鳥飛來茂苑春遲共看斑衣舞遍起居八座人稱百福之詩燕喜初筵客獻萬年之爵猗與環珮美矣岡陵某等分切通門誼深猶子階前拜母曾追南郡之風簾外持觴還辱北堂之愛祇懷雀躍願效嚶鳴所望鳳閣名公兔園才子發編珠之雅

製吐潤石之弘辭鼓吹芳樽揄揚彤管文傳五際便爲丹枕之方人重三縑卽是銀臺之字敢馳尺素式佇瑤華

題跋九首

洞庭十景詩跋

三十六天之勝厥有洞庭七十二峰之雄底于震澤夏后之書在是龍宮之寶藏焉聳金庭而倚玉柱建石屋而闢銀門雅號靈區蔚爲美景若乃豐圻蔓綠夢越羅浮武峰花紅仙游台洞廬橘夏熟白沙獨冠吳都菡萏朝舒封嶺無殊楚澤翠峰松老高參秦觀之封仙嶠楓

香冷奪吳江之句以至流泉龍沼珠簾與白練齊飛倒影寒山寶鏡共丹霞一色汎太湖之月棹唱菱歌陟莫釐之巔醉吟雪賦兼斯十妙定作名山不有五言豈稱佳客翁子季霖東山好事着屐以往援筆而成風鬟霧鬢髣髴行間蕙帶荷衣芳香字裏如李白之登太華詩必驚人比盧鴻之入終南志能格物懸之四壁助君画圖想此十年累我夢寐漫題短語持贈山靈他日追從無忘息壤

湘中草跋

亡友湯卿謀所著湘中草十二卷歲在乙酉刻之中山

氏者爾時哀切故人多愛不忍數年披閱輒加刪訂裁爲六卷子門人徐立齋祭酒實卿謀子壻從京邸寓貲重鋟俾藏于家嗟乎詩文一道作者難述者亦不易曹子建云文之佳惡我自有之後世誰相知定我文者耶吾友雖沒幸有後死者在詩與文已定矣可以傳矣世之作而無述述而無傳者何限若子年齒既久筆墨遂多其傳不傳固未可知求其相知定我文如卿謀者已不可得古人所以既痛逝者行自念也雖然詩文亦何用傳爲弇州每讀杜詩至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未嘗不掩抑久之今湘中草出之笥篋光氣如生而其人

與骨已朽矣汗墨宛然而聲音笑貌邈不可追即欲金鑄子期絲繡平原豈可得耶然則藏書名山傳之都邑皆爲無益不如奄鄙無聞之子飽食高臥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也詮次之餘不勝悽然增宿草之感復題數行以綴其後

題唐子畏傳後

予常讀唐子畏先生傳而悲之先生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于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有所建立置之可憐碎諸梧枝旅霜苟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

風流才子嗚呼其言亦可悲矣古之負才不遇者莫如屈原至于自沉汨羅而揚雄論之曰士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故其上者窮愁孤憤著一家之書而其次或寄之醇酒婦人吹簫擊筑濡墨舞劒游仙學佛樵漁乞丐之類以發洩其磈壘不平之懷蕭索無聊之況然則古之所謂狂者大抵出于才人不得志之所爲也若先生者近之矣先生之後又有山陰徐文長嘗以文字受知人主終老布衣幾不免于刑獄故其嬉笑怒罵佯狂自辱與先生相似而坎壈過之先生既緣故去其妻文長更以妻罹禍語云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生世上遇不遇無過婚宦二者而所遭若此豈非命耶雖視息百年亦復何樂而以號于人曰才子才子誠強顏自喜耳其可悲爲益甚矣嗚呼我思古人惟司馬相如其遇爲不可及也夫

題俞君宣遺蹟

此俞君宣先生手蹟也予生晩不及識先生其故居南園去敝廬咫尺嘗過而問焉既讀其自娛集知先生蓋放誕風流自喜人也今觀所作先大夫傳知家風固爾所謂晉人風度是父是子矣至于詞曲大抵出于狎邪燕昵而情之所鍾臨池鄭重若此又聞先生作令時許

百姓以素扇花箋𨻶投文而入放衙揮灑命堂吏纍纍抱之出一切簿書束弗問幾以官爲戲矣承平晏安士大夫得輕世肆志乃爾今日豈有是人乎先生疾革時語所親曰吾死無所苦所苦此去重抱書包上學堂耳聞者失笑噫嘻先生此時已出學堂又不知作何許人何等事而其前生筆墨猶令人披覽而想慕之此亦可爲一歎也

巢中草題詞

燕趙古稱多悲歌慷慨之士以爲其性然也乃吳越君子偶適其地往往感激而傷懷何哉燕地極于古北平

趙地高于雲中塞垣蕭條風景相等予官北平四載短歌長歎多變徵之聲見者以爲得山川之助乃吳子敬生省弟雲中寓公五十日賦詩十三首大都天眞爛熳和平淡泊之言信乎性之至樂非山川所得而移也不然弔佛狸之故宮問明妃之青冢其悲歌慷慨亦何可勝道哉

吳市吟題詞

澄江淨如練謝朓句也太白猶亟稱之然敬亭一絕故自卓爾宣城詩格從此擅場矣大雅不羣近推愚山先生而愚山復道梅子耦長不置予恨未之識也今春偕

其從祖淵公翩然來吳枉集水哉亭子把酒高吟聲出金石幾欲攜驚人句搔首問青天矣蒸梅氏家學宿重宛陵而耦長繼以清藻之才上下千古茲益縱覽于吳山婁水之間决背盪胸以發皇其輿致宜其煙雲巖壑奔赴筆端豈止獨有敬亭山哉耦長歸閱月愁山揭遊吳門予迎謂之曰梅子熟矣讀吳市吟先生之言也信七月既望再遇耦長于句曲書此贈之

題高氏家傳後

順治中予司李北平行部遷安詢問故老往往稱高使君遺蹟使君者攜李虞衡高寓公先生也是時田土被

圖奸民多籍他人產投充旗下庄頭暴横窮黎失業予
痛抑之而未能革也而人言先生時已有此風勳戚中
滑挾權牟利羣不逞之徒倚爲逋逃藪公上書諸貴人
悉鈞治之豪右慴伏其他如開荒三千畝減餉二千石
皆善政表表者可傳也既以公事至寶邸其民誦高公
一如遷安而在崇禎十五年間乘城却敵守禦功最烈
予每慨然想見其爲人今歸田後復遇先生之子念祖
出其家傳讀之乃知先生遯荒而歿葢已久矣先生九
世祖太常文忠公當遜國時抗節不屈逃入永嘉山中
以死先生視之抑何先後一揆也文忠嘗典建文己卯

試予族祖參議退菴實出其門故予問而知之至先生
乃父屯田君以勤事罹禍弘光中先生伏闕訟寃得白
復其官今讀其疏使人垂涕其吾鄉王元美馮元成之
流與虞山合論之曰太常忠而死者也屯田死而忠者
也虞衡以孝始以忠終者也當矣夫忠孝之士間世一
出乃高氏一門接踵若此可謂家乘之光而後之覽者
未嘗不歎息痛恨于國運之顛墜也念祖奉先人之訓
表章而修飾之亦將自勉以成不朽之名詩曰無念爾
祖聿修厥德高子念之矣

題丁葯園画冊

丁子葯園搆古画十六幀命予擇題其一予指周文矩仕女圖曰姑題此丁子訝之予曰画家以山水與花竹翎毛擅塲者多矣然古之賦美人者謂眉若遠山眼如秋水煙鬟霧髻月佩雲衣梅額桃顋柳腰櫻口筍纖蓮步菊臞松華飛燕驚鴻盤龍簇蝶類此形容不可枚舉是極天下之名山勝水奇花異鳥惟美人一身可以兼之雖使荆關潑墨崔艾揮毫不若此幅之集大成也丁子笑曰斯言雖戲亦大有理遂命書之按文矩五代時人與杜霄齊名画鑑稱其得閨閣之態不在朱粉為工觀此益信

題梵林書法

昌黎石鼓歌曰右軍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鵞僕謂俗訓風俗之俗非雅俗之俗太史公書鄒魯俗好文學荀卿書美政美俗文學之俗未嘗不美也阮咸未能免俗亦謂七夕俗尚曝衣非以曝衣爲俗事也晉人無不能書故晉字遂成習俗右軍俗書正對史籀古篆而言此何足爲右軍病亦不必爲昌黎辨諸公聚訟紛紛即西樵之言矯枉過正矣梵公素精書法其論俗書一段亦能自創自起世比之智永懷素一流僕獨謂梵公禪人也西來大意不立文字夫文且不立字于何有苟

入無字三昧雖龍書鳳書鳥書蝌蚪書一切燒却可也又何墨池筆陣之足云